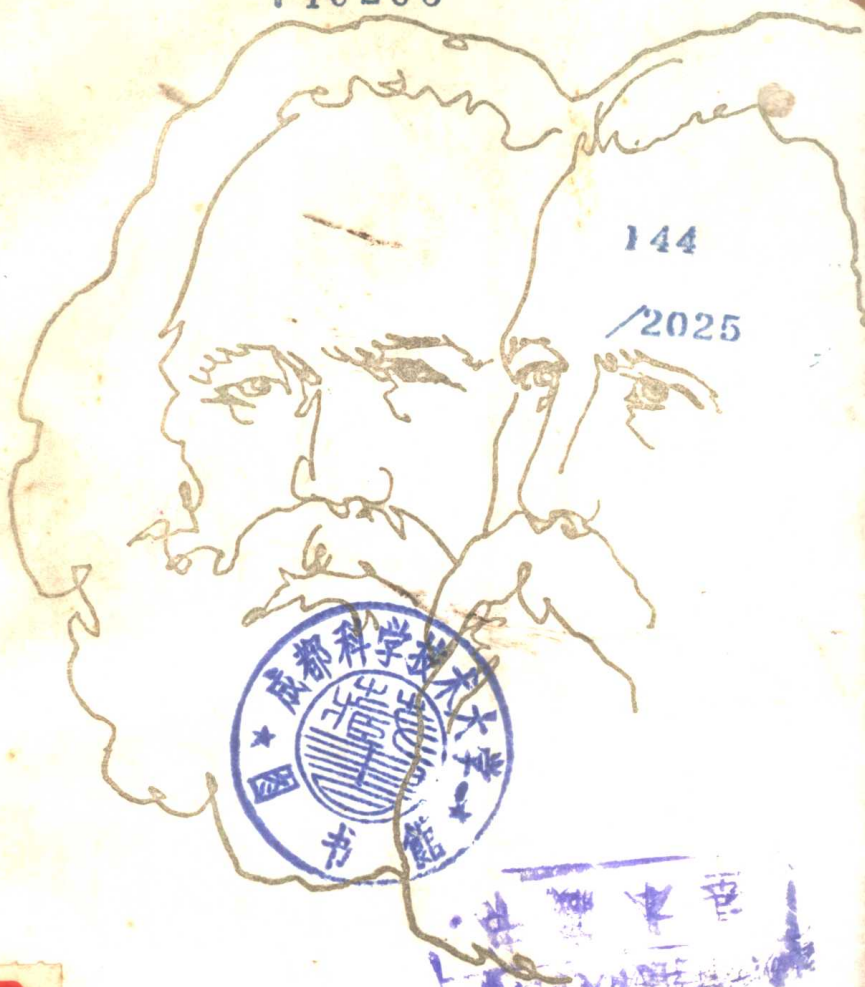


749293



伟大而动人的 友谊

749293

144

/2025

伟大而动人的友谊

维特戈普 苏霍京 著

童树德 李鸿敦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伟大而动人的友谊

维特戈普 苏霍京 著

童树德 李鸿敦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8.375印张 插页6 150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3,151—16,000册

书号: 3113·295 定价: 0.78元

作者的话

在古老的传说中，有一句智慧的格言：“谁没有友谊，谁就没有生活。”

但是，怎样寻求朋友呢？为什么有些人的友谊转瞬即逝，黯然无光；而另一些人却能缔友终身呢？友谊有其标志和规律吗？

心灵和理智促使人们不只是在私下里、而且也在热烈的共青团会议上、激烈的辩论会中和其他许多青年人的集会上，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着千百次的讨论。友谊带来的究竟是愉快还是忧愁、幸福还是痛苦，全有赖于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

有朝一日面临考验，并且您要作出抉择的时候，请回忆一下两位勇敢、忠诚的朋友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吧，它将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您的眼前……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记述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崇高友谊的故事。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两位革命导师，怎样在不同的生活道路上正确地选择朋友；又怎样在坎坷的境遇中和朋友同欢乐、共患难；还怎样把忠诚的友谊贯串终生，“只要一息尚存”，就时刻不忘朋友的嘱托、朋友的遗志。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掩卷深思，列宁的名言将自然而然地镌刻心头：“这两个人的关系超过了一切古老传说中关于人类友谊的最动人的故事”。

目 录

寻友历程.....	(1)
巴黎会晤.....	(51)
最初的考验.....	(70)
战斗的检验.....	(94)
这不是牺牲.....	(137)
平等相待.....	(169)
两颗深情挚爱的心.....	(171)
在同志们中间.....	(182)
一个人的履历表.....	(211)
亲朋友之所亲.....	(222)
只要一息尚存.....	(236)

寻友历程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的校园上空，钟声回荡。课桌关得噼噼啪啪作响。爬满常春藤的灰色院墙内敞开了一扇扇低矮的小门。学生们前呼后拥地冲出青石路面的校园。他们跑过钟楼，到了石拱门下，象一条条喧闹的溪流，沿德国古城特利尔的大街小巷，奔散而去。

“怎么，难道你没有长眼睛，看不见谁在你前面走吗？”

一个淡褐色头发的大个头小伙子，将一个身材矮小的学生扭住不放，因为这个学生无意碰撞了他一下。

小家伙就地呆住，畏缩地嗫嚅着说：

“看见了。”

“我是谁？”

“你是高年级同学。”

“那你怎敢这般放肆？”于是，高年级学生使

劲地拧了一下这个落入他手下的可怜孩子的耳朵。
厉叫声揪人心腑。

“哦，久仰久仰，彼得，真是勇猛无敌！瞧，居然把这么一丁点儿大的孩子当成大力士交手了！拧吧，彼得，再狠些！”一个约莫十七岁的宽肩少年，黝黑清瘦的脸庞，嵌着一双不很大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前额突出，满头乌黑卷发，他从上到下嘲弄地打量着这个腰圆膀粗的大高个儿。和满头黑发的青年人结伴而行的同班同学，放声大笑起来。彼得更加凶狠地揪了一把小孩的耳朵。小孩放声大哭起来。

“住手，放开他，听见了吗？你再敢！”黑发青年双眼冒出怒火，向前跨了过去。

彼得恶狠狠地盯着黑发青年，可还是稍微放松了手，小孩乘机向旁一闪，从校园逃走了。

“这关你什么事，马克思？想自讨没趣吗？”

彼得盛气凌人地歪斜着脑袋。

黑发青年满不在乎地深鞠一躬：

“遵命，阁下！随时奉候。现在谨向您介绍我的副手。”

他“谦恭”地指着自己的伙伴：

“埃德加爾·馮·威斯特華倫。埃莫里希·格拉希。但愿您没有反对意见？……”

那个名叫埃德加爾·馮·威斯特華倫的中学生，身材瘦削，眼神充满幻想，这时也气忿忿地提高了嗓门：

“小子，赶快给我滚蛋！要是再这样胡闹，够你好受的，马克思会狠揍你一顿。”

“阿门，”淡黄色头发的埃莫里希故作虔诚地结束了这场纷争。

彼得不屑地啐了一口唾沫，无可奈何地同迎上前来的一伙同班同学一起溜走了。

“先生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孩子们转过身，鞠躬致意。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员维杜斯·勒尔斯审量地望着他们。

“什么事也没有，勒尔斯先生。”

“可这儿刚才怎么乱哄哄的呢？”

埃莫里希天真地圆睁着蓝色的眼睛：

“哦，这是……这是我们……我们在向卡尔祝生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您多大年龄了？马克思！”

“五月四日满十七岁，勒尔斯先生。”

“这还有个把月呢！嗯，是这样……”

勒尔斯一待学生离去，就在记事本上写道：

“一八三五年四月十三日，发现毕业班的学生聚众闹事。”

而他记下名字的那几个学生，这时已经去到离中学不远的一家小书店，贪婪地看着一幅新出版的全国地图了。他们这几个青年人即将沿地图标志的线路游历。在这些意气风发的少年眼里，地图上的点点圆圈和线条，全都变得生气盎然。

……德意志的地图五颜六色，宛如一幅各色布头拼集的被面。地图上拼集的三十六块布头，标志着三十六个公国和王国。在德国的领土上，栅栏交错。各处栅栏都有士兵设防驻守。过往客商和手艺人虽然耿耿于怀，却连眼神上也不敢流露，仍然伸手在口袋里掏出关贡，缴纳给这块王土上的领主。缴纳了贡赋，栅栏才缓缓开启……

地图上最大的一个圆圈表示柏林，这是普鲁士王国的首都。宽阔的蓝色条带，标示的是河水充盈的莱茵河。莱茵河上下，一艘艘刚出现不久的轮船威风抖擞地转动着巨轮，鼓浪前进，把那些扬帆的平底货船抛在身后。

“瞧！瞧！……这不就是！”

卡尔用手指着从纽伦堡到菲尔特之间的一条粗短的黑线。

“是什么？”

埃莫里希一眼便看出这个地图标志，立即叫出声来：

“的确不错，这是一条铁路！”

青年们第一次在地图上看到了铁路的标志。

“要是沿铁路线作一次旅游就好了，”卡尔浮想联翩地叹息说。

“不要着急，我的朋友！有朝一日，著名诗人卡尔·马克思、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和埃莫里希·格拉希将军一定会取道铁路线荣返特利尔的！”埃德加尔用低沉的声音预言道。

三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一个小方点点上，这里应当是他们的故乡所在地。这是莱茵河……这是它的支流摩泽尔河……找到了！河旁的一个小圆点，就是他们的故乡特利尔城。特利尔四通八达。这是一条泥土大路，这儿还有水路。不久的将来，他们便要择道远行了。这条道路会将他们引向什么地方？中学毕业后，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卡尔在地图旁不忍离去。

“尽呆在这儿，我们今天就不能去散步了。要预习的明天的功课还多着呢。”埃莫里希说完便急匆匆地向书店门口走去，同伴们只得扫兴地跟在他的后边。

春天，在郊外绿茵茵的草地上，在伸向平静无波的摩泽尔河的茂密树林中穿行，多么使人心旷神怡啊！这儿是中学毕业班的同学们课后喜爱来聚游的地方。歌声飞扬，向莱茵河的远方飘去。在这多声部的混唱中，听得出有卡尔、埃德加尔和埃莫里希的声音。歌声戛然而止。原来，有人将谁猛地碰撞了一下，对方不甘示弱，便都脱去了上衣，角斗起来。伙伴们围了上来，一双双火辣辣的眼睛，一阵阵狂热的呐喊：

“加油，弗里茨①！”

① 弗里茨是德国人的普通名字，常用来代表德国人。

——译者注



摩泽尔河畔特利尔市远眺

“哎，别绊腿嘛！”

狂热的场面过后，奋激的青年人便躺在草地上，接着，舌战爆发，争论起来：他们毫无顾忌地议论学校的一切，畅谈未来的独立生活。很多学生已经二十岁出头了，但他们还是乐于谛听卡尔发表的意见，虽然全班数卡尔的年龄最小。

年轻的卡尔受到大家的尊敬，不只是因为他善于在一切争论中都能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他生性愉快、勇敢，他总是和同伴们一起游玩、戏耍甚至厮打。他从不让自己受到欺负，而且也没有人敢于惹恼他。同他作过较量的人，都领教过他的臂力。并且，对这种侮弄别人的人，辛辣的诗句还正等着他呢。

大家一起回城。高处俯瞰，新建厂房尽收眼底，砖砌的烟囱高高矗立。远处，在拥有四座钟楼的古老教堂的旧址，风景如画。快要接近城门了。同学们有说有笑地走着。进得城来，在狭窄的街道上，在中央市场的广场，到处都能见到佝偻着身躯、背脊青筋直冒的石匠，制革工人用双手不停地揉搓着一张张皮革，烟草工人呛得咳嗽不止，褐色尘土飞扬，沾满了搬运工人全身。

快到中央大道了，青年们变得更加持重起来。

在特利尔的中央大道上，没有熙来攘往的景象。居民们肃静地走着，每当身边有穿军官制服的先生们驱车经过，便向他们鞠躬致意。从市场回郊区去的农民和手艺人，一见到那些拥有辉煌屋顶、屋宇轩昂的尊敬市民们，早就闪过一旁，脱帽立候。

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呈现出习代相传的端庄稳重景象。座落在伊耶楚伊托夫街的中学，给人的印象也是这样。它的灰色建筑，又结实又牢固。并且，还不只是校舍外表庄重。这所中学的大部分学生，也从不以思想观点上的轻浮或追求自由思想而引人注目。涵养有素的家长们总是教育孩子敬重上帝和王权，经常提醒孩子们，他做父母的有权不为自行其是的人祈祷，不让其继承遗产。

毕业班一共三十二名同学。他们在外貌上毫无相似之处，他们性格迥异，癖好不同。卡尔大部分同班同学也象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向往的只是

金钱。有钱才能无求于人，各方面得到满足。一心一意地耽溺于金钱，因而世界在他们的视野里窄得象一条隙缝。尔后，特利尔中学这届毕业生中，有七人当上了王国的官吏和法官，十三人成了牧师。

而毕竟这三十二人都向往爱情、追求友谊。人同此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知道有人爱他，衷心于他，知道有堪足信任的朋友，就象信赖自己一样，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友谊的道路，并不只是一厢情愿就能开通……

那么，司法参事马克思的儿子、全家的宠儿和希望——卡尔，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中学的最后一年，他经常夜间躺在床上，长久地圆睁双眼，遐思未来，任幻想联翩飞向远方。他经常见到自己已成为一名诗人，而有时又看到自己正站在法院大厅的讲台上，发表出色的演说，为被告的无辜进行辩护。

众多的怀疑，诉之于谁，谁理解他？埃莫里希·格拉希吗？不一定。他幻想成为一名军官，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财产，因为只有财产才能取得军衔。

在全班同学里面，同卡尔真正心心相印的，大概只有威斯特华伦一个人了。同埃德加尔在一起，卡尔感到轻松自如、无拘无束。埃德加尔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富于同情心，而且也醉心于诗歌，自己写诗。唯有他才能出一点有见识的主意。哪怕就是片言只语，他也能很好地理解卡尔。对于他们，

经常在一起，简直是不可缺少的了。他们没有一天不是预习完功课，就在卡尔家里或者埃德加尔家里会面的。

入夜。特利尔罗马大街，在昏暗的煤油路灯的掩映下，一位气宇轩昂、身材高大的先生和一个年轻的中学生肩并肩地走着。他们在愉快地交谈。行人亲切地向他们致意。有的人还回过头来，在他们身后说：

“亨利希·马克思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不错，他的儿子也很敬重他。”

父亲和小儿子确实很亲近。儿子引为自豪的是，他有这样一位父亲，父亲拥有这样渊博的知识，在城市居民中享有这样崇高的声望。卡尔同父亲在一起，丝毫不感到拘谨，他畅所欲言，毫无保留，而且也能为父亲所深刻理解。

亨利希·马克思愉快地察觉到，他的儿子不久以前还完全是一个两颊红润的小胖子，而现在呢，却能和他并肩走在一起，平等地陈述自己对各种事件、对各式人物、对生活的全部见解了。

从儿子的谈吐中，他听到了自己思想的回声。他感到异常高兴的是，卡尔树立了这样的信念：

“一个人生下来决不能只为了自己。”不，亨利希·马克思可从来没有这个念头，冀图儿子成为一个革命家！压根儿没有！但是，卡尔不应虚度一生。每个人都应当为人类造福。

他们象平时一样，谈论得很热烈。这当儿，迎面走来一位相识的人，叫住他们，问老马克思道：布鲁克西乌斯律师被捕后的情况，司法参事先生是否略有所闻？

卡尔回想起了布鲁克西乌斯被捕一事，这在他们家里造成了惊恐。那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兴高彩烈，异常激动。原来是在卡集诺大厅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卡尔知道这个位于市中心的两层楼房的卡集诺大厅。那里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阅览室，还有可以举办音乐会和舞会的大厅。父亲在卡集诺大厅同一些官员和尊敬的市民们度过了很多晚上，他们组织了一个卡集诺文学小组。

母亲忐忑不安，深怕亨利希说了什么越轨的话。

怎么称得上是越轨呢？他只是对国王这位大人物说了几句应该说的话。但是，政府不愿倾听人民中间有教养的代表人物的呼声，这却是不能缄默不言的。接着，他们又唱了几支歌。布鲁克西乌斯总是那样，显得过火一些：他嚷叫着革命啦什么的，还唱了《马赛曲》，但是，整个说来，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过了几天，听说布鲁克西乌斯被捕了，这使马克思全家忧心忡忡。要是父亲也突然被捕了呢？卡尔感到害怕，同时也感到愉快：父亲竟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直陈自己对政府的不满……

同这个相识的人分手以后，父子俩继续着打断

了的话题。再走了一会儿，他们便出现在一片灯火通明的寓所前面，大门上饰有男爵徽记，下面镌刻着：“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

叩了一下，门便立即打开了，主人在焦急地等待他们。埃德加尔一下抓住马克思的手，把他拖在身后。跑过很多房间，他们来到书房，一屁股坐在这里宽大的皮沙发上。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请亨利希走在前面：

“哎哟，我们的毕业生已是捷足先登，把沙发占了。好吧，我们就这边坐。”

男爵将一把安乐椅移到客人跟前。多年来，对文学的爱好、共同的政治观点将他和亨利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位普鲁士王国的枢密顾问官、市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对马克思的父亲倾心而谈：

“还有，想来这您已经听说过了，维滕巴赫些儿被撤去了职务。”

“这对全城、对孩子们，都是极为不幸的。真是岂有此理，对自由主义的观点，竟以撤职相威胁。”

“他留任了，而条件却是：委任莱尔斯为副校长，协助维滕巴赫负责对师生进行政治监视。”

卡尔同埃德加尔交换了一下眼色。情况原来是这样？这算不得是什么不愉快的消息。他们本来就对挑拨离间、迂腐不堪的莱尔斯老师无法忍受了。

“最好是快点把毕业证书拿到手，马上远走高飞！”埃德加尔充满幻想地说道。